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春秋或問卷五 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王焜

春秋或問卷五

宋　呂大圭　撰

桓公

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盟于越元年

或問左氏以為易祊田經以為璧假何也曰言假則非易言易則非假向也來歸祊則鄭以此結魯也今也以璧假許田則鄭以此要魯也甚矣鄭莊之姦雄也哉不直要之而為之辭曰假假有歸之時公非不知鄭假之必不歸也而不得不從既許其假矣而後得為越之盟

甚矣鄭莊之姦雄也哉始而公會鄭伯于垂則志為此會者鄭也已而及鄭伯盟于越則志為此盟者魯也鄭伯何為志為此會哉將以要其許田而為此會也魯何為志為此盟哉將以藉鄭之力以求安其位也春秋之時簒弑之君諸侯茍列於會則天子亦不之討諸侯亦不之問此鄭莊之所以逆其意而與之會也此魯桓之所以因其會而遂假之以許田也會猶未足繼而盟焉則愈固矣是舉也於以見鄭伯之巧於要魯也於以見

魯桓之急於倚鄭也於以見魯之不復朝周而棄其朝宿之邑也於以見鄭之不王而奪其所賜之地也於以見弑君之賊諸侯不惟不加討而又因之以為利也於以見世衰道微雖罪大惡極之人而往往得以自安於其位而無復懼也

秋大水

或問洪範庶徵春秋災異一也此年大水說者以為桓弑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

陰逆與怨氣并之所致豈非有合于洪範庶徵之意乎曰此漢儒之説也抑吾之所以論洪範者不然洪範之為疇也九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八者之疇條分品列而必以皇極居乎其中者何也葢皇極之道立則五行順五事正八政舉五紀協三德全卜筮得庶徵從五福應皇極之道不立則五行戾五事乖八政虧五紀失三德失其宜卜筮失其理庶徵失其時福極失其應葢以一統八而八者之用實主乎一

也然則說洪範者亦論皇極之建不建爾皇極建則彝倫敘而肅乂哲謀聖有以召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彝倫斁而狂僭豫急蒙有以召雨暘寒燠風之恒天人之交如響斯應幾微之際孰能識之如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春秋之際災異荐見此皆陰濁肆行陽明不用而天人之間交相感應故人之所為顛倒悖繆有以感天道之變天之所運乖戾舛誤有以極人道之災而山崩川

竭日食地震之異水旱蝗蟲之災無日不見此聖人所以傷之也夫豈指其一事而為一異之應哉故是年之大水以為陰逆與怨氣并之所致可也指其事以實之則拘矣故嘗謂推明五行之運行以關於五事之得失而明天人感應之理者洪範之說也因洪範之說而必欲推尋其所致之由者漢儒之說也歴紀一時之災異而不書其故以明天變之不可忽者春秋之所書也因春秋之所書而附會之以一時之事者何休諸儒之說

也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或問春秋弒君而書及者三其賢之乎罪之乎曰春秋據事直書而義自見其所以書及者正以其與君存亡者爾春秋之弒君者多矣由是而併殺其大夫者亦為不少而獨於孔父仇牧荀息得書此必與君存亡者也書弒其君而曰及不曰殺而蒙弒文非能與君存亡者何以加此蓋孔父未死則與夷不可得而徒弒也仇牧

未死則捷不可得而徒弒也荀息未死則卓不可得而徒弒也既弒其君而必及其所忌則孔父仇牧荀息之事亦可知矣據傳則孔父乃穆公之所屬殤公者也荀息乃獻公之所屬其子卓者也孔父荀息存則殤公子卓與之俱存孔父荀息亡則殤公子卓與之俱亡殤公子卓已弒而孔父荀息尚存則督里克不得而全矣仇牧之事雖不必如孔父荀息之受屬於先君然以傳攷之則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於門手劍而死之由此言

之則仇牧生而存則萬不可以生仇牧死然後萬得以奔陳矣是亦能與君存亡者也其賢之乎罪之乎學者觀之而自得之矣

滕子來朝

或問隱十一年滕嘗來朝矣書侯之爵至此未閲二歲而遽書子或以為時王所黜或以為在喪稱子然使時王能黜諸侯則是天王能執其柄矣春秋豈復作乎使其果在喪則終春秋之世滕皆書子此理之不通也胡

氏謂朝弑逆之人是以春秋貶之信乎曰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矣豈升降諸侯之爵次而亂其名實哉案春秋或稱侯或稱子或稱伯其稱不一惟滕薛杞耳三國皆小國也故杞稱公正也稱伯稱侯稱子皆降也滕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稱侯正也稱伯降也蓋春秋之時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小國之諸侯介於大國之間而無以自存迫於號召之令而不敢不從故自貶而稱子稱伯蓋懼以公侯之爵來則其貢禮必重故也有如晉

鄭爭承子産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正此意爾當時之小國既以此禮來當時之諸侯亦以此禮受當時之史官亦以此爵書之聖人何加損哉

會于稷成宋亂

或問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禮也而以成宋亂則目言之何也曰成之為言平也蓋督弑其君而逆子馮一國之人豈無有不順督之所為者乎四國會于稷以平之而公子馮始安於位督遂相宋公所謂平宋亂也案春秋

會未有言所為者惟此年成宋亂與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亦書曰宋災故乃特言其所為此聖人之深意不可不察也夫宋督方弑其君使四國明乎孔子沐浴請討之意則會于稷以討之可也而今其會也特以平其國内之亂而已孰謂弑君之賊可以不討而反使其國人平之乎蔡般方弑其君使諸侯之大夫明乎邾定公斷獄之法則會于澶淵以討之可也而今其會也特以宋災故而謀更其財而已孰謂弑君之賊可

以不討而反慮其失火之國乎稷之會不書以成宋亂則疑于謀討督澶淵之會不書宋災故則疑於謀討蔡是以聖人直書其所為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矣先書以平宋亂則可以見四國不能討賊之罪矣繼書取郜大鼎于宋則可以見四國取賂之罪矣又書納于太廟則益可以見桓公同惡相濟誇大倨肆之意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或問鄧之會左氏以為始懼楚何也曰左氏以為楚卒

滅鄧入蔡而其後鄭卒為楚之服役故其說云爾然以經攷之則桓公以來楚之猾夏未見於經也況前乎是蔡實從宋伐鄭又從宋伐戴則蔡蓋宋之黨也今也宋鄭既合則其通於蔡理無可疑者然後此五年蔡衛陳之從王伐鄭則又托公義以釋私憾者也豈非鄭雖求平於三國而三國讎鄭之心至是猶未已邪然則以會鄧之書而究其終始則諸侯離合之不常亦可知矣

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或問公行或書至或不書至何也曰告至則書不告則不書此史冊之常也史之所有則書史之所闕則不書亦夫子修春秋之法也夫書至非聖人新意也攷之於書湯既勝夏而仲虺之誥必曰王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多方之命亦曰王來自奄葢君出入重事也而可不誌乎春秋之書至葢亦縁魯史之舊而著其反國之日月爾其不書者史闕之也不然魯君之出百七十有二自文以前公之出者八十而書至者十九自

文以後公之出者九十有二而書至者乃六十有四夫以行李之往來不甚相遠而書至之多寡其相去乃若是何邪然則亦因其世代有久近耳故君之行必告廟反必告至此禮也或謂書至之義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或録其盟會侵伐之危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此則求之過矣若其去國踰時之久則因其書至而可以見學者比事觀之則知之矣未必聖人書至之意也

三年春正月

或問桓何以不書王曰闕文也何以知其爲闕文也曰春秋無事必書首月首月必書王此春秋書法也而桓公則十四年不書王四時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此春秋書法也而桓公則七年不書秋冬吾以是知桓之春秋於是多闕文矣孔子之前史有闕文孔子之後經有闕文孔子之作春秋也授諸弟子則其傳之也豈能無脫文哉或曰桓之無王非闕文也桓無王也元年有王始之治桓也二年復有王再以治桓也至於三年則諸侯

之喪事畢矣是乃入見受命於天王之時也而天討不加焉故自是而後不復書王明桓之不王而王之失政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之終也不書秋冬亦非闕文也明天討之不加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道也桓以弟弒兄以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有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四年之不書秋冬則以天王之下聘而天王不復討矣七年之不書秋冬則以穀鄧來朝而天下之諸侯亦無可望者矣故特不書

秋冬二時以誌當時之失刑也為此說者不亦可乎曰為此說者信巧矣然以經攷之則桓宣二公皆為簒弒之主亦皆天討不加者也宣未嘗無王而桓獨無王則聖人用法何乃如是之異也況春秋書王本以律天下之不王豈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當時之諸侯以簒弒得國者又非獨一桓公也又何以不去王乎若經實以桓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始末盡然又奚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各書王乎若如是說則聖人書法頓自

改易又安能使學者之必知其意乎至於不書秋冬信如其說則桓十七年五月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僖二十八年冬有日而無月不知又將何說乎至若二年有王則以為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則以為正終生之卒則固不待辯而知其謬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或問胥命公羊以為近正穀梁以為近古荀卿亦曰春秋善胥命然則善之乎曰愈於盟可也謂之正則不可

然則其所以相命者何也曰當是時王澤寖微伯圖未起諸侯强力葢未有以相伯也則云胥命而已齊衛二國皆大國也召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而狄人廹逐黎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率之職責衛侯則齊衛之受命於周以為侯伯舊矣當時齊僖自以為小伯而衛亦有圍郕入鄭之威故於此以侯伯之職而相命焉向也石門之盟則齊鄭相結將以圖伯也繼而瓦屋之盟則齊於是始有脅諸侯之心然而未能脅也

今也胥命于蒲則又以侯伯之事相命亦將以圖伯也其後也又為惡曹之盟則又相結以為强也伯圖自是浸長矣然則二國之相命其五伯專權擅命之漸乎故曰愈於盟可也謂之正則不可

日有食之既

或問日食三十六而書既者三桓三年宣八年襄二十四年是也先儒於桓則曰楚滅穀鄧僭稱王之應於宣則曰楚圍宋伐鄭勝晉中國爭奪屈服彊楚之應於襄

則曰楚滅舒鳩齊崔氏衛甯喜弑其君之應其說信乎曰日食者陽微之所致也春秋以來陰濁肆行陽明不競陽為君為父為夫為君子為中國陰為臣為子為婦為小人為四裔故凡臣弑君子弑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勝君子四裔陵中國此皆陽微之事也奚必曰指某事以為應哉日食雖有常度至於書既則變之尤大者也此豈非陽微之所致歟若何休之說則以為先事而食後事而應其說亦太泥矣

有年

或問春秋惟桓公書有年宣公書大有年而他公不書何也豈他公皆無如此之有年乎曰非也書有年則前此未嘗有年矣喜之是以書之春秋一螽一蝝一螟一無麥禾一無麥苗則書之重民事也則其書有年書大有年者亦重民事也或謂桓宣不宜有年其有年者異也春秋常事不書惟紀異則書之則其書有年大有年亦紀異也此為求之過矣夫桓宣固不宜有年矣而聖

人豈樂天下之無年哉然以桓宣之春秋而特二年書有年則其他年之歉亦可知也天理不僭信哉

公狩于郎

或問周禮冬曰狩周之正月則夏之十一月也發徼以為四時之田當用孟月正月而狩非時也然乎曰狩于郎亦言其非地爾古者蒐狩必於其封内之隙若秦之原圃鄭之具囿是也孟子曰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則是囿有常處當在郊關之内矣郎非國内之地而公

狩之則過于郊而非囿有常處矣此與公矢魚于棠之類皆以其遠地也故公羊以為遠何休以為諸侯之田狩不過郊杜預以為非國内之地其言得之矣

宰渠伯糾來聘

或問宰渠伯糾或以渠為氏伯為爵糾為名或以渠伯為爵宜孰從曰渠其氏伯糾其字與南季一例爾天子之大夫稱字

甲戌己丑

或問左氏以為再赴公穀以為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信乎曰否甲戌之下當别有字而簡編脱爾

齊侯鄭伯如紀

或問齊鄭如紀何也曰此著紀侯大去其國之由也齊鄭為黨久矣至是挾鄭伯以如紀非以紀之彊盛而禮之以免禍也又非申結前好以息民靖國也其積心措慮有自來矣恃力以乘人之危陰險以伺人之隙齊鄭之罪可勝誅哉至莊元年而遂遷其三邑三年而鄑入

于齊四年而紀侯大去其國矣是以春秋詳之紀蓋與魯為婚姻之國是以來告而史書之於策仲尼存而弗削而齊人滅紀之罪與紀侯去國之由皆可見矣

仍叔之子來聘

或問仍叔之子或以為未命未命則匹夫也匹夫不當將天子之命信乎曰此與武氏子一例爾既曰天王使之矣烏有非王官而使之者乎亦以著其世官而已矣然謂之子則必其童稚幼弱者也方周之衰小人得志

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故雖童稚之子而且使之預國事矣書曰武氏子曰仍叔之子則當時大臣徇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以預國事亦可知矣彼其曰武氏子者父死而子世官之辭也此其曰仍叔之子者父在而子為官之辭也來聘非義也使仍叔之子非禮也

蔡衛陳從王伐鄭

或問從王伐鄭者獨三國何也曰此以誌周室復振之

機亦周室寖衰之候也自隱以來天子不能命諸侯久矣諸侯不能奉王命以討諸侯亦久矣鄭以王之懿親而近王者也非惟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廷而專盟擅伐取邑易田一無所顧王之伐之固其宜也使周王能號召諸侯聲罪致討當時之諸侯又皆聞命畢集僇力盡忠則鄭寤生雖詐猾其敢不畏服鄭服而周室中興矣今也王欲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三國豈誠尊王哉蔡衛陳之雠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衛陳蔡伐鄭

十年衛宋入鄭又與蔡入戴而鄭復伐三國之師而取之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衛之隙未解則陳蔡之黨未散而讎鄭之心未已也今天討有加於鄭而三國從之是亦托公義以濟其私忿爾三國非有誠于從王之心鄭莊亦有敢于敵王之意鄭不服而至於戰戰不勝而至於敗周之威令於是益不行於天下矣天下事無復可為矣故夫東周之不競則鄭莊之為也

大雩

或問書雩之義曰春秋書大雩者二十而此其始也左氏以為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之宿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為求雨之祭過則書公羊曰旱祭也謂之旱祭則不拘於龍見之時矣要之龍見而雩自是常祀旱而雩則因旱而後雩也經無建巳之月雩者則知雩乃旱祭也非失時之謂也書雩以見旱也周禮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是也公羊謂之記災信矣

然聖人不特為記災書也書之曰大則其為僭可知矣聖人於魯之僭禮皆不直書必因事而後見如書禘則因吉禘于莊而書如郊則因卜郊不從乃免牲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而書聖人之意微矣

螽

或問書螽之義曰春秋書螽者十一記災也螽之為物常因旱而生書雩書螽皆旱也

寔來

或問寔來之義曰說者以為州公為寰內諸侯而朝曹王臣無外交故書而寔來則以為闕文夫以寔來為闕文可也然州公如曹疑於魯無甚相干涉者如齊侯鄭伯如紀則紀實魯姻其後會于成紀又來朝最後盟于黄則皆為紀故春秋詳紀事故録之若州公如曹則外相如不書之例也其書必以接我而書之是以正月書寔來則寔即州公名也不書爵則知其為失地之君矣不書來朝則知其不復其國矣似乎其說稍通

大閱

或問書大閱之義曰經書大閱者一大蒐者三皆僭也胡氏曰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矣書大閱非禮矣

蔡人殺陳佗

或問公穀以陳佗為外淫而子不從何也曰據左氏陳侯鮑卒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佗為弑逆之賊也然經無明文公羊以為陳佗外淫榖梁亦以陳佗淫于蔡或者又以為陳佗陳人也而蔡人殺之則其必有罪而奔蔡者也愚以為果若是則春秋必不書之矣蓋春秋載他國之事非有關於大故者不書此蓋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夏徵舒之義也然佗之弑逆春秋不書則史闕之耳案經諸侯雖簒弑苟踰年則皆以成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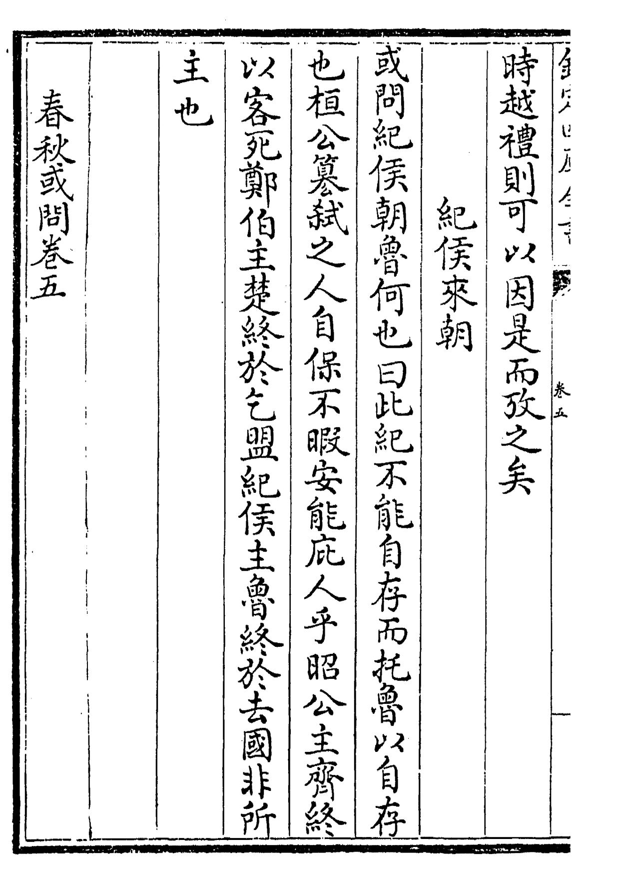
稱之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君蔡般弑父者及其被殺則稱侯陳佗既踰年矣而不稱君何也齊無知亦踰年而不稱君葢當是時一國之人猶知其為弑逆也異邦之人猶知其為弑逆也故皆以討賊之辭名之若夫子之修經則録其實而已矣

子同生

或問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一年書子同生何也曰此說者所以求其說而不可得也或謂魯惠無適子隱

桓皆庶所以啓桓簒奪之禍今桓公實生適子以喜書也或謂莊文成襄皆適嗣也而獨書子同生者此聖人所以正周公之後而决後世之疑也或謂此蓋為莊公如齊納幣張本爾古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二十而娶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即位二十有二年始納幣二十四年始如齊逆女其年已踰三十七八年矣蓋文姜必欲娶於母家故踰時越禮一至於此其後冡嗣不立弑逆相繼魯幾不能自保所謂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者

也要之皆不然國之重器莫重於適嗣適嗣不正則禍亂生焉古者適子生必以禮舉之所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絕庶孽覬覦之心也此大事也經烏得而不書後世配適奪正之事所以紛紛而起者正緣名不正而適以召亂耳然則世子生而必書者正春秋意也然而君茍不以世子生之禮舉之則史亦莫得而書矣史莫得而書則聖人亦莫得而書矣故曰書子同生者以適子之禮舉之也若其受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以至於失



時越禮則可以因是而攷之矣

紀侯來朝

或問紀侯朝魯何也曰此紀不能自存而托魯以自存也桓公簒弑之人自保不暇安能庇人乎昭公主齊終以客死鄭伯主楚終於乞盟紀侯主魯終於去國非所主也

春秋或問卷五

春秋或問卷六

宋　呂大圭　撰

桓公

正月己卯烝八年

或問書烝之義何也曰胡氏曰案周書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改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用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閲獻禽以享烝所謂用夏而魯之烝祭在春

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黷書也

冬十月雨雪

或問十月雨雪常事也何以書或曰此春秋以周正紀事之一證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紀季姜歸于京師

或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而先書來何也曰此與祭

伯來一例爾葢私來也王臣無外交祭公來非禮也其逆王后于紀何也紀之於魯葢婚姻之國也紀援齊難于魯而王娶后於紀則魯實為之謀也天子之娶女於諸侯也使同姓之諸侯為之主太上無敵也故紀季姜之歸于京師魯實主之魯急於固紀是以因祭公之來而使請於王以逆后爾當祭公之來王固未有成命使之逆后逆后之命其殆出於祭公來魯之後乎因祭公之來魯而遂逆王后于紀非端本之道也然春秋書逆

王后者二桓八年及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然惟紀季姜書歸于京師而劉夏之逆后不書歸則祭公之逆以魯為之主而書之也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書之也魯為之主故書歸不為之主則亦不書歸矣劉敞以為劉夏之逆后則士也祭公之逆后則公也使公則已尊使士則已卑卿逆之公監之乃合於禮其理或然或以遂為專行之辭然以理度之必無此事豈有逆王命而不由天子之命乎亦必不然矣春秋書遂皆繼

事之辭非必皆專行也僖四年侵蔡遂伐楚是蓋先侵蔡而遂伐楚也僖三十年書如京遂如晉蓋先如京而後如晉也此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蓋先來魯而後遂逆王后于紀也但其始來之初不為逆后而來而卒以逆后歸耳故夫遂者繼事之辭也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或問公與衛侯約會于桃丘而弗遇何也曰齊鄭之如紀將以圖紀也而紀會公于成又朝于我納后于周又

以魯為主皆將以固紀也齊鄭急於圖紀故不得不急於謀魯伐鄭之役衛實從王則鄭與衛有隙矣故魯桓因而㑹之將以為援也然蒲之胥命則齊與衛亦既修舊好矣衛始以鄭之怨而約與魯㑹終以齊之故背魯而弗來葢魯之所以弗遇者齊與鄭實軋之也是以有郎之戰爾書曰弗遇罪不在魯也

來戰於郎

或問桓公弒逆之人天下之大惡也齊衛鄭之來伐未

為無辭而春秋以來戰為文何也曰桓弒逆之人天下之大惡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則既與之為好矣今之來戰非有名義之可仗不過以私怨小忿親帥其師而來戰于魯之近邑舉兵深入而實未有辭也書曰來戰于郎罪不在魯也

齊衛鄭盟于惡曹

或問此郎之諸侯也曷為稱人曰春秋書法凡一役而再見者人之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

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三國既以不道興師而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以為惡曹之盟使鄭莊不死則三國之黨不分而魯之兵禍未有已也書郎之戰而繼以惡曹之盟三國之惡稔矣抑是盟也又豈特以抗魯而已哉齊鄭自石門之盟而有志於伯齊衛自蒲之胥命而有志於伯令也三國合而為惡曹之盟不特以抗魯也亦將以抗王也鄭既有敗王師之罪矣而其後齊亦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

莫甚於惡曹春秋惡之

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或問祭仲之事公羊以為知權何也曰甚哉公羊之謬也愚嘗摭其説而論之公羊之言曰宋人執祭仲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

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愚請反之曰祭仲不從其言則身必死國必不亡祭仲死則鄭怒於宋民知有義宋必不能逞志於我從其言則身可以生易死君必出國必亂少遼緩之然後出突而反忽是逐二君也古人有權者不如是也權者何權者合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正理無所設行權有道必度義以行權不背經以行權殺人以自

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何者若祭仲知權者宜致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乃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以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刼之矣如力不能而誇大為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若不能是莫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以為行權亂臣賊子孰不為此乎故曰甚哉公羊之謬也突不係以鄭何也曰小白係以齊明當有齊也子糾不係以齊不當有

齊也忽係以鄭明當有鄭也突不係以鄭則其不當有鄭也可知矣曰君在喪未踰年稱子忽立三月矣何以不稱子而稱名曰此爭國之辭也曹羈雖立而未成君也鄭忽雖立亦未成君也未成君者蓋其國人亦未之君也未之君則其與突何異焉忽之名與突無異而係忽於鄭則有異矣至於復歸于鄭則稱世子何也曰此正其為世子也正其為世子則突之不當立明矣

柔會盟于折

或問柔何以名曰禄去公室政在大夫其始於溴會宋陳蔡之盟乎先儒皆以為貶而稱名然謂之貶而稱名例也公子結何以不貶夫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而何必求之過哉故嘗謂内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内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其有無駭之帥師也然後有翬有慶父有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自其有柔之盟也然後有

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玃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于句繹矣然則折之盟何也曰鄭逮齊衛與魯為讎陳蔡從王與鄭為讎久矣今鄭莊已死而宋有立突之功折之盟其殆欲倚宋以平魯鄭陳蔡而將以定突之位乎魯桓以為鄭突猶已匹也是以汲汲而為此耳蔡叔何以稱字曰諸侯之母弟稱字者非大夫也此年蔡叔十五年許叔十七年蔡季莊三年紀季是

也其稱名者大夫也

會于夫鍾于闞于穀丘于虛于龜于武父

或問公與宋公四會一盟春秋列書而不置何也曰亦可以見春秋之會盟無一足恃者矣突以弟篡兄倚宋之力而得國而突之賂于宋者未滿其欲也是以責賂於鄭公於是四會一盟以求之而宋終不與之平也然則宋之猜貳無厭可知而魯之强聒不捨亦已甚矣始也為人謀事而欲解其讎終也怒其辭平而復黨其惡

魯之罪可知矣受人之惠而忘其德忿其小怨而至於用兵鄭之罪可知矣執人之權臣而使之出其君納簒弑之人而多責其賂宋之罪亦可知矣皆罪也而魯尤甚且不謀人之事則已五反而不合至於結黨而交兵謀人之事者固如是乎或曰突簒君也武父之盟書曰鄭伯何也曰諸侯雖以簒得國苟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為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君之從其實也武父之鄭伯是也苟其雖正適而未成

君也其大臣不之君其國人不之君列國之諸侯亦未以為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名之從其實也曹羈鄭忽是也聖人何加損焉

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或問戰而書及何也曰戰而書及皆公也此年戰于宋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皆公也胡氏曰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于曾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

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于宋是也

公會紀侯鄭伯戰齊宋衛燕師敗績

或問此一役宜可以固紀矣而紀不免於亡何也曰此所以速紀之亡也向也齊鄭如紀將以襲紀也紀倚魯以為重一會于成再來朝三納后于王皆將以固紀也

齊衛鄭來戰于郎矣又盟于惡曹皆將以抗魯也今者
魯宋有隙齊又挾宋衛燕以圖紀魯鄭援紀而與戰而
四國敗績焉紀之亡形成矣夫以垂亡之國而獲勝捷
之功此可喜也以大國之勢而蓄必報之憾甚可懼也
公之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固紀之道而徒挾鄭以
與人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以固紀矣而不知所以速
紀之亡者在是役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復為黄之盟
求以安紀亦晚矣胡氏曰齊為無道恃强凌弱此以紀

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諭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遂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令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

公會鄭伯于曹

或問陳氏曰凡君在喪稱子僖九年宋子二十五年衛子定四年陳子衛宣未葬則其稱衛侯何不以居喪之禮出也衛朔宋固成三年陳溺襄五年猶踰年也鄭費成四年未踰年亦曰鄭伯甚矣春秋之法苟在喪未踰年不成君是故衛成公不書卒鄭厲曹羈之奔也但書名此亦未踰年也而自稱鄭伯吾從而志之無改焉可也以其不成君則春秋不可以不辨苟繼世矣則春秋弗辨也

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爾

春無冰

或問無冰何以書曰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之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禄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故夫藏冰發冰者此燮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冰不獨志恒暘之異常燠之罰而亦以備暑之無其備也

御稟災乙亥嘗

或問春秋常事不書禘祀烝嘗常事也何以書曰春秋書烝嘗者二惟桓八年兩書烝與此年一書嘗而已蓋春秋常祭凡得時與合禮者皆不書如有事于太廟有

事于武宫皆不書祭名所以書者為事起也惟桓兩書烝嘗書烝則以其黷烝而書也書嘗則以災之餘而書也夏五月而烝秋八月而嘗皆黷祭也

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

或問書以之義曰春秋書以者三此年及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伐楚是也以者能左右之而行己意也齊蔡衛陳本無意于伐鄭而伐鄭者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伐齊者魯以之也吳子

本無意於伐楚而伐楚者蔡侯以之也春秋書擅征伐皆惡之而況於以人之兵而伐人之國哉大亂之道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王猛之所以居於皇者劉單以之也尹氏以王子朝奔楚則王子朝之所以奔楚者尹氏以之也此皆非其本意而為人所以之稱或曰齊桓晉文之用諸侯也不曰以何也曰桓文倡尊周之義而率諸侯以從之用伯討也宋魯蔡挾一己之忿而乞師於他人以用之報私怨也用伯討猶出於人心之所樂

從報私怨恃强而來耳宋人之始出忽而立突也不智其次責賂而無猒也不義其卒以四國之兵伐鄭也不仁不仁也不智也不義也宋之罪可逃哉至於四國從之伐鄭則四國之罪亦可見矣齊方有喪而會伐又其甚者也

鄭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或問君在喪未踰年稱子忽立三月矣何以不稱子而稱名曰此爭國之辭也曹羈雖立而未成君也鄭忽雖

立而未成君也未成君者葢其國人亦未之君也未之君則與突何異焉忽之名與突無異而係忽於鄭則有異焉至於復歸于鄭則稱世子何也曰此正其為世子則突之不當立明矣或問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此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哀十年邾子益來奔皆名之然案左氏則突之出奔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何也曰書曰鄭伯突出奔蔡則突之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茍其道足以失

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寔出衛孫林父殺子蟜子伯子皮而衎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款出書奔而已矣曰鄭忽之出奔衛則見祭仲寔之出奔蔡則不見蔡仲何也忽之出特祭仲之為耳非忽罪也是以見其故寔之出非特其臣之罪也寔實有國而出于其臣乃其所自取耳故以自奔為文忽奔不書子而寔奔則書伯寔之君也久矣而忽之復歸于鄭稱世子何也寔雖君而忽世子之位終不絶也忽世

子之位不絶則突之不當君明矣忽之奔也名以其未成君也其復歸也稱世子正其為世子也春秋别嫌明微是非若世子而不得正其名則亂臣賊子得志於天下矣其書復歸何也曰復其位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鄭復歸于衛皆復其位之稱劉子曰復歸有二義有諸侯之歸有大夫之歸諸侯歸可言復大夫歸不可言復諸侯世國可以言復大夫不世官不可言復謂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不

可言復而言復者致其竊取位之意也

鄭伯突入于櫟

或問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而獨書入于櫟何也曰胡氏曰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京城之叛太叔皆莊公之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

城遂隳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强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或問兩會伐鄭何也曰春秋書會盟會伐會救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救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袲之會先會

而後伐也左氏以為謀納厲公或疑宋既以齊蔡衛陳責賂於突而伐鄭不宜今年又謀納厲公遂謂袲之會曹之會是皆伐突以救忽然以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宜會宋以伐突春秋諸侯離合不常可勝辯哉今但據其伐鄭二字言之則是時突在櫟忽在鄭則其為伐忽明矣向也宋因責賂于突而伐之矣今也忽入而突出突出而復入櫟突蓋宋昔時所納者也又安得不助其昔時所納之人哉突之歸于鄭也忽奔於衛而袲之會

則衛與焉忽之復歸于鄭突出奔蔡而曹之會則蔡衛與焉衛不應伐忽以納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離合之不常可勝辯哉但自是而後忽之事春秋不載亦未嘗稱其為君意者自伐鄭之後而突遂有鄭國乎其入也稱鄭伯突其卒也稱鄭伯突則夫其後與齊侯遇于垂從齊桓會于鄄所謂鄭伯者即突也左傳載忽立二年而高渠彌殺太子忽於桓十七年而立子亹十八年齊殺子亹而立子儀至莊十四年傳瑕殺

子儀而納厲公然皆不見於經則未可盡信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方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已出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戾之深今也相周之固豈無意而然哉於戲悲夫春秋之世弑逆公行固有自而然耶蓋以正繼正禮之常也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釁也諸侯有所責故利其亂則幸其危貪其賂則黨其邪聖人觀其聚散而求其情書其向背以見其故故自突

入櫟公及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賂故也案春秋之初蔡衛凡同會皆序衛上隱四年蔡衛會伐鄭十年蔡衛會伐戴桓四年蔡衛從王伐鄭十四年宋人以蔡衛伐鄭今年春蔡衛會曹宋于曹蔡皆序衛上至於四月之會伐則衛序陳上蔡又在陳下何也曰先儒以為後至也夫王制諸侯之爵先後固有序矣春秋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先後浸易其序而名分亂矣

衛侯朔出奔齊

或問奔君書名以其嘗失國也失國而名之者蓋誌其某國君某云爾衛侯朔名鄭伯突名宜也而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何以不名襄十有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又何以名曰奔而名者國非其國矣奔而不名者國猶其國也鄭伯突出而世子忽入國固忽之國也衛侯朔出而公子黔牟立國非朔之國也晉文有憾於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

是已立乎其位而反衛侯是則國猶鄭之國也故其奔也不書名衛侯衎出奔齊而剽已立則是國有二君也故其出奔也名之不然則無以別二君也鄭之出也而叔武立其從會也則稱衛子以見武之未嘗為君也武雖未君而鄭嘗失國也故其入于衛書衛侯鄭以見其嘗失國也衎之出而剽立其從會也則稱衛侯以見剽之篡也剽雖篡而衎之位終未絶也故其入于夷儀也稱衛侯所以正其為侯也聖人書法之嚴如此哉若夫

魯昭在鄆内無簒立之君則魯昭之位未嘗絶也衛侯鄭在楚而叔武攝事則衛侯鄭之位亦未絶也衛衎在夷儀而剽猶在衛則衎之位猶未正也故剽之弑也稱君而經書衎復歸于衛鄭伯突在櫟而忽浸弱則鄭突之位可以漸正也故忽但稱世子而突稱伯其復歸于鄭也不書聖人之書此也紀其實而已矣

蔡季自陳歸于蔡

或問蔡季不名何也曰突歸于鄭則名之赤歸于曹則

名之以其爭國也爭國則名之以别於二君也蔡季歸
于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不終於為君也春秋之
時簒亂已甚兄弟爭國者有之若突忽之相攻魯桓之
弒逆父子之爭國者有之若衛輒之拒商人之弒人倫
亂而禮義滅矣蔡季之輕已出外則不利之也其歸也
以國人之所嘉而已亦無所利焉卒之終不有其國若
季者過人遠矣劉氏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
無以異秦伯之弟鍼以富懼誅蔡季以賢見疑俱不能

安其身而季為顯矣太子申生知必不免而終不去以逞其父之欲衛公子伋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以遂其弟之求行非不難也而春秋不貴是皆不明於權也使申生衛伋深見輕重之分因負罪引慝超然遠舉必毋陷其父兄有不義之名豈不為賢哉上為吳太伯下為蔡季使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閔子之所以稱孝也

葬蔡桓侯

或問葬未有不稱公者而蔡桓獨以侯稱何也曰稱侯正也稱公非正也或謂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諸侯葬而魯往會從其臣子而稱之亦可謂禮矣然則蔡之稱侯是傳之失也然其實不然周之盛時諸侯薨皆請謚於天子案晉仇卒於平王之時謚曰文侯以謚加本爵是以知請命於天子也是後周益衰諸侯薨不復請謚於王五等之爵皆稱曰公乃臣下之自謚爾而蔡侯稱侯則知其請謚於天子明矣蓋蔡季之賢知

請謚也劉氏曰人多愛其君矣莫能愛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賢者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胡氏曰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

于齊公之喪至自齊葬我君桓公

或問桓公書葬何也曰魯桓弑兄而自立隱有孫桓之志而桓忍弑隱之心偃然居位者十有八年而見弑於姜氏天理亦不僭矣然其所以至此者則夫不夫婦不婦也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髮不敢越者夫豈强拂人之情性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杜未然者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得載馳載許穆夫人歸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

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於禮所以别嫌明微者如此春秋書魯桓之葬其亦深著其非禮也哉

春秋或問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春秋或問卷七至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周叡華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春秋或問卷七

宋 呂大圭 撰

莊公

夫人孫于齊元年

或問夫人何以不氏曰春秋書孫者三此年及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凡皆内無所容而出奔也内諱奔故曰孫孫遁也言孫則有孫順之意使若不為臣子之所逐所以全恩也然此年夫人孫于齊不書姜氏而哀姜之孫于邾則書姜氏至于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則又不書姜或者例以為闕文然以鄙意思之若以是為闕文則春秋之可以闕文言者固多矣奚獨此哉竊意此年夫人孫于齊不書姜氏者蓋前年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今年孫于齊者即如齊之姜氏也閔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蓋前年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則其所謂夫人氏之喪至者即薨于夷之姜氏也此蓋蒙上文而書之若夫夫人孫于邾則上無所見故不得不以姜氏稱也春秋書法固有先目

而後凡者則其書夫人書夫人氏者亦此例耳曰然則文姜只書夫人哀姜加之以氏何也曰經書夫人某氏者所以別其爲某氏也如書夫人氏則猶母氏伯氏仲氏之謂爾所謂夫人所謂夫人氏者固通稱也似不宜以此而別輕重也曰然則文姜哀姜之事固無貶乎曰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繼書公薨于齊繼書夫人孫于齊則文姜之罪著矣前書公薨繼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則哀姜之罪著矣夫苟有以著文姜之罪則夫婦之

義絶矣茍有以著哀姜之罪則母子之義絶矣夫婦之義絶子母之義絶則凡人爾此不待貶絶而自見也曰文姜之會齊侯與其薨其葬皆書夫人姜氏哀姜之葬也亦稱小君則猶魯之夫人也聖人之書此也無異辭母乃涵于名實乎曰桓雖見弑而莊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閔雖見弑而僖公之於哀姜也一以小君之禮葬之彼且以為夫人也我可不謂之夫人乎彼且以為小君也我可不謂之小君乎聖人書法亦紀其

實而已矣至于事之得失是非則世必有能辨之者而孔子所書則實錄也然胡氏之說則學者不可不知胡氏曰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公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

凡人耳方諸古誼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于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劉氏曰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得而致也為嘗獲罪于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母子至親而不得不絕者義也

單伯送王姬　築王姬之館于外

或問單伯送王姬何也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

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葢以天子之尊而與列國議婚姻之好論好則瀆君臣之分而敬有所不足明分則廢君臣之好而愛有所不通此所以嫁女納后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也主諸侯所以盡愛敬必同姓所以重本支王姬將下嫁于諸侯必使魯主之葢周之先以周公懿親為之主自此以為常故魯常主之他公不書而獨莊公書者二其他常事不書故也莊公有父之喪其讎在齊義不與共戴天天王

不能為之誅而俾之主婚姻之禮天王之非可知也莊公在寢苫枕塊之中其義為不可受而受之莊公之罪又可知也知其不可而為之為之築館于外亦非也穀梁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於外也此言當矣然單伯或以為周大夫或以為魯大夫以經攷之則魯無單伯也且古姓氏或以國或以字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或以事或以居齊魯秦吴則氏以國也孟仲叔季則氏以字也

曰留曰黄地也司馬司徒官也文武成宣之族則氏以謚也巫乙匠陶之類則氏以事也東門北郭之類則氏以居也春秋之時在魯則有仲叔季孫之類在晉則有范欒狐趙之類在齊則有高國鮑晏之類衛之孫甯宋之華樂未聞有在魯而為晉之氏族在齊而為宋衛之族也單伯周之世族也周有單襄公簡公豈有單伯哉諸侯大夫無稱伯者如毛伯召伯凡伯皆王朝之卿士則單伯天子之卿也明矣或疑鄄之盟經書單伯會之

于鄄稱單伯會諸侯則單伯為魯人也猶曰叔孫豹會趙武屈建而已若單伯為周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于單伯也又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與季孫意如至自齊為一例不應周大夫而書至自齊也此說似矣然經書單伯會伐宋又書單伯會于鄄謂鄄之會不得屬會于單伯則單伯會伐宋亦不可乎苟單伯會伐宋而可則單伯會于鄄何為而不可且宰周公劉子之會皆公會之既書公會則

不得不書宰周公劉子會矣此自文體然也至若單伯之至自齊則為魯故也為魯故而執於齊則其至也又可以不誌乎然則單伯之為天子大夫明矣曰然則築王姬之館于外何也曰此魯之臣子以為義不可以館之於内也且其不知則已夫既知之而乃築之于外以自誣曰我庶幾得禮哉若是則不如不知之為愈也且天王之命魯者非也為魯之臣子者可以辭矣辭之以居喪可也當是時晉鄭曹衛皆同姓豈獨魯哉亦申其

誠請可矣胡氏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或問王何以不書天曰春秋來錫命者二賜命者一此年及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是也凡言來錫命皆非禮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賜則有加於錫矣然或

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杜預孫公皆以為王者之通稱者非也或者以為缺文理或然矣說者以為去天以示貶則失之彼謂春秋皆書天王不應只書王耳春秋不書天者惟此年與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王使召伯會葬而已為先儒之說則曰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簒國而王不能誅又反錫之命僖公成風妾母也而王使人歸含且賵又使人會葬成

其為夫人使妾並適此二事最大故皆去天以示貶謂其不能奉天也此其説只在拘春秋書天王之例故有此説春秋之作為尊王而作也而已自貶天王何以責人乎榮叔歸含且賵與宰咺來歸仲子之賵一例耳何以不去天而示貶乎以名冡宰為貶則榮叔何以不貶乎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冡宰而不在天王乎又豈歸成風之含賵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此其不通也明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或問書遷之義曰經書遷者十而其義有二焉有强人而遷之者有自欲遷者若齊遷紀邑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此强而遷之也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葉遷白羽遷于夷遷容城蔡遷州来此其自欲遷者也强而遷之者三此獨稱師者豈齊襄恃其兵衆以迫脅小國而遷其人民故聖人詳而録之以見其强暴之甚歟且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其封域有定分人民有定居强者不可以力并詐者不可以誕取若紀者豈非受之於天

子者邪若受之於天子則齊烏得而遷之今也至於遷其三邑而無所顧忌則是王法不存而詐力勝小國烏得不日侵月削以至於亡也凡書遷與書取異取者取其土地耳未若遷其民之酷也遷其民則父子兄弟離散而民失其常居矣恃衆以遷紀之民此聖人所以書師以深疾之歟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或問姜氏會齊侯聖人備書於册何也曰此所以發夫

人羞惡之心以為後人之鑒戒也以經攷之夫人姜氏自孫于齊之後此年冬會齊侯于禚禚齊地也四年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地也五年如齊師師則衆在焉七年春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也冬又會于穀穀齊地也始而會焉繼而享焉享則禮有加矣又繼而如齊師如齊師則無羞恥於衆矣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載馳之詩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序詩者以為刺襄公之無禮義也敝笱之詩曰敝笱在

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序詩者以為惡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猗嗟之詩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序詩者以為刺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其母也夫齊襄之惡人皆知惡之矣而其原則在桓之不能防閑其妻桓之失人亦皆知之矣而莊公之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則世或未之察也善乎趙子之言曰子可以制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臣之主也風教之本也

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恭以事
母威刑以篤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
之往也則公之威命不行而哀慼不至耳

溺會齊師伐衛

或問溺何以不氏曰石氏曰溺之不氏說者曰大夫不
可以專入邑師師入邑自無駭始大夫不可以專伐國
師師會諸侯伐鄭自翬始大夫不可以專會諸侯盟會
諸侯盟折自柔始春秋之時大夫專會紛紛皆是誅之

則不可勝誅誅其始僭而已此其所以不稱族也至於溺會齊師伐衛非始僭也謂其不當黨仇讎以伐同姓也是以去氏以貶之為此說者亦巧矣然挾之卒也不氏又不知其何以貶之乎宜吾曰春秋之初大夫皆不以氏見也

葬桓王

或問天王崩有書葬者有不書葬者何也曰不書葬者是魯不往會也或曰不書葬者公親會也書葬者公不

親會也不言葬者常也言葬非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然比事而觀則葬諸侯不書公葬天王亦不書公文無異辭則其為公不親往也明矣文六年使公子遂葬晉侯九年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十一年使叔弓葬宋公三年叔弓葬滕侯二十二年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葬諸侯使卿葬天王亦使卿魯之夷王於諸侯也可知矣葢猶有甚焉者成

五年定王崩不書葬而十年晉侯獳卒公如晉襄二十八年靈王崩不書葬而楚子昭卒公在楚於天王則不葬於諸侯則會之於蠻荆則會之何為者哉春秋諱公之葬晉侯也故書曰公如晉諱公之葬楚康也故書曰公在楚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

或問紀季以酅入齊或曰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得去國君子無避外難紀季皆犯此三者其惡可知也紀之

為國本受之天子雖諸侯不可以其國而與敵况於季為人弟義當與之同休戚而乃裂其邑以事讎使其勢益孤而無以自存則季之為也或曰齊為無道紀侯事之而不得免焉固不忍鬬其民也逡廵有去志紀季由是以酅入于齊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姑以存宗祀焉其亦可也二說將孰從曰以春秋一書攷之則可見矣春秋之法凡人臣竊地以逃者必書奔如邾庶其以漆閭丘来奔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来奔之類是也今季

不書奔則非奔也凡臣竊地以自恣者必書叛如晉欒盈入于曲沃以叛是也今季不書叛則非叛也不書奔不書叛而直以酅入于齊則是以酅入于齊而求存其宗祀而已尚奚疑哉曰然則比之微子何若曰不類微子之事昔人以為微子度紂之必亡抱祭器而歸周蓋深覩夫存亡消長之機以求存其宗國其實不然蓋微子紂之庶兄也比干箕子皆宗臣也比干既安於義之當死箕子則以為我無臣僕從人之理而詔王子出廸

故微子之去所以存宗祀也然所謂去者非謂紂之國未亡而微子先抱祭器以歸周也出於自靖自獻之心不忍與比干相從於死而懼其後之無以繼也是以去之及武王克商然後面縛銜壁衰絰輿櫬而歸周以求存宗國夫豈殷國未亡而先棄宗國以從人乎若紀季之事則紀侯不能下齊又自度不能死守其國故以酅與季而使之入齊以為附庸是微子之歸周蓋在於商紂既亡之後而紀季之入齊乃在於紀侯尚存之時微

子之歸周出於理勢之不得不然而紀季之入齊則出於紀侯之命紂未亡而微子遽歸周則微子為不仁紀侯不能死守其國而紀季不以酅入于齊則紀季為不智故曰紀季之事出於不得已而然耳

公次于滑

或問書次之法曰有伐而書次者有救而書次者有俟而書次者伐而書次者有整兵謹戰之意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次于匡救徐次

于聶北救邢是也侯而書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師次于郎以俟陳蔡是也此年次于滑而不言其所以則其所以次者亦無謂矣是將救紀而不能也自齊鄭如紀之後紀之所恃者惟魯而已紀之於齊有積年之恨魯之於紀有婚姻之好紀之有難魯當救之可也然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報尚安能謀既危之紀而存之乎自知其不能而姑欲竊救弱之名以次于滑則亦無謂而已矣書此不惟見魯之不能救紀亦以見

魯之不能憾齊也

紀侯大去其國

或問紀侯大去其國聖人之書此也罪之乎許之乎曰春秋之際小國介于大國之間日見侵削不幸而如紀之事固難乎為紀矣滕文公問於孟子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又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邠人從之者如歸市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之所以為滕文公謀者不過此二說而已紀之見偪於齊也使其有大王之德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委而去之可以為仁使紀侯明乎世守之道則築城鑿池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可以為義今紀侯未見其有強為善之實則其仁不足稱也又不能效死而不去則其義不足道也方之大王養人之言則不類比之孟子世守之說則有愧矣聖人之書此也非罪之也

亦非許之也直傷之而已矣紀之可傷則齊可惡矣夫紀之見疾於齊也久矣紀之所以圖免者亦至矣始會于成再来朝將倚魯以為重也而魯不足倚巳而嫁女於王將依天王以為安也而天王不足依巳而會于黃以圖釋齊之憾亦可巳矣而齊之貪未止也至襄公時卒遷其三邑之民紀知齊之決不可事也以先君之故而謀以酅入之亦庶幾稍釋其怒矣而齊之欲未息也三國為垂之遇是將以兵壓境矣紀侯為是妻死不暇

葬委而去之已去其國而叔姬歸于酅悲哉國滅而身不知所存兄弟訣别而骨肉離散沒者以齊故而不及葬生者以齊故而不獲其所歸紀之不幸也甚矣聖人傷紀之不幸則齊之惡可知魯之不足倚也又可知天王之不足依也又可知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悼紀也惡齊也病魯也又以病天王也雖然諸侯而去其國非義也

會伐衛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衛

或問衛侯入于衛何以不言復曰案春秋奔君言復者皆復其本位之辭也是故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侯衎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皆書復以明其本有而今始復也其或歸不言復者未得國也鄭突入櫟不言復衛侯入于夷儀不言復葢未能復國也故不言復非未得國也而不言復則非奔君也蔡侯歸蔡陳侯歸陳是也若衛侯朔則嘗有國矣已而出奔今其歸也不書復直曰入而已矣凡書歸皆易辭

凡書入皆難辭許叔入許猶有鄭難焉鄭突入櫟猶有
忽在焉衛侯入于衛猶有黔牟在焉衛侯入于夷儀猶
有剽在焉不然則直書歸而已矣書入而不書復以明
朔之不當有國也或曰朔之立出于先君之所命何以
不當有國曰以適言之則伋當立其次則壽朔與宣姜
搆伋於衛宣公為之殺伋及壽衛人為之賦二子乘舟
孔子取焉是朔之不當立也明矣朔之不當立也而先
君欲立之當是時使其國人安之以為君為天王者亦

可以治其舊惡而廢之而况國人怨之而不與乎天王
因國人之所不與也而命黔牟此固義之正也五國不
恤天王之命而欲納朔天王以大義之正而救黔牟爲
五國者亦可以退聽矣而五國連兵必欲納朔而後已
魯以冬伐衛而秋始至則五國連兵以抗王人也可知
五國連兵以抗王人而朔始入衛諸侯之罪可勝誅哉
春秋之初惟桓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是天
王猶能舉征伐之權也惟莊之五年書魯齊宋陳蔡伐

衛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是天王猶能執廢置諸侯之權也夫使三國從王伐鄭而鄭服則諸侯無有不臣者矣惟其伐鄭而鄭不服然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夫使王人子突救衛而黔牟立則諸侯無敢不稟命而自立者矣惟其救衛而朔卒得以自立然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矣春秋之初天王之能舉其政刑者惟有此二事耳而卒止於此然則鄭寤生抗王之罪五國連兵納朔之罪擢髮不容數矣

齊人来歸衛俘

或問左氏經文作俘而三傳皆以為寶何也曰胡氏謂書稱俘厥寶玉則寶玉亦可謂之俘也然謂之俘則必伐衛之所得謂之寶則必朔以此賂五國也然先書朔入衛而繼書齊人来歸衛寶則必是納朔而得賂無疑四國之會于稷也取郜大鼎五國之納朔也衛寶来歸當時諸侯之罪可知矣或謂說文保字後人從𥠖省文作保古字通用寶或作㑭㑭字與俘字相似故誤作俘

字耳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圍郕

郕降于齊秋師還

或問書次書俟書師還何也曰春秋書用師多矣未有如此之詳者與陳蔡約將有事于鄰國陳蔡未有師期而先出師則輕舉而妄動也師次而俟外援俟之而不至而後治兵則有畏也至夏而後及齊師圍郕則取必於郕也齊魯同圍郕而郕不降魯而降齊則無義而不

足以服人也自正月出師至秋而後師還則淹時之久也聖人備而書之重用師之道也案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用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則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經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者至是師為重矣義係於師故不稱公也經未有言師

還者今此獨言師還何也曰還者始班師也據經之凡書還者皆去其所往之地而未至國也文十三年公如晉既盟而歸鄭伯會公于棐書曰公還自晉者言公已離晉而鄭伯會之也故明年始書公至自晉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還未及國聞君薨而奔書曰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未至齊而齊君卒不遂侵焉故書曰聞齊侯卒乃還以知還者皆自彼反此而未至之辭也秋師還言始班師也以見暴

師於外歷時之久無功而還也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或問弑君者連稱管至父而曰無知弑其君何也曰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弑齊襄公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公子棄疾實弑楚靈比與聞故者也而比受之則比為逆首此可見春秋書法矣胡氏曰僖公私其母弟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故於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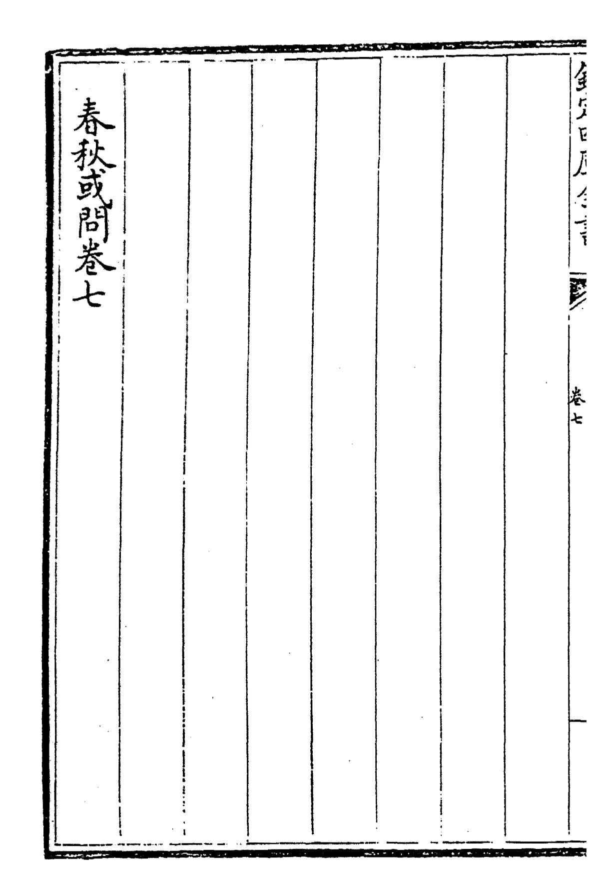
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克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先庸康叔蔡叔而後王室强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簒弑之禍矣餘見胡傳

齊人殺無知

或問踰年稱君無知弑君而自立既踰年矣而不以成

君書之何也曰正其為賊也正其為賊者明以賊討之也州吁無知是也弑君之賊其見殺也而稱君稱爵者不正其為賊也不正其為賊者明不以賊討之也齊商人蔡般是也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然而國人以賊名之則春秋亦以賊名之國人不以賊名之則春秋亦不以賊名之據事直書而褒貶之義見矣蔡般之見殺也而稱爵則楚子誘而殺之也非以賊討之也商人之見殺也而稱君則國人既安之以為君而又殺之也亦

非以賊討之也里克之見殺也而亦稱大夫則晉人既視之猶大夫而後殺之也亦非以賊討之也討之不以其賊則聖人亦不以討賊之辭加之從其實而已矣



春秋或問卷七

春秋或問卷八

宋　呂大圭　撰

莊公

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或問書納之義曰春秋書納者六昭十二年納北燕伯哀二年納蒯聵宣十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文十四年納捷菑僖二十五年納頓子與此年是也凡皆不受而强致之辭蓋二公子各有黨小白之黨在内故公伐齊以納糾然襄公見弑小白奔莒糾奔魯小白與糾皆庶

子而小白兄也糾弟也則小白當立糾不當立明矣或曰何以知糾之為弟而小白之為兄邪曰以春秋之所書而知之上書納糾而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而係之齊則小白當有國明矣忽係之鄭則忽當有鄭也突不係鄭突不當立也小白係齊則小白當有齊也糾不稱子糾不當立也羈係之曹羈當有曹也赤不係曹赤不當立也聖人書法之嚴如此哉是故小白糾之長少不必觀之他書觀之春秋足矣孔子稱管仲之功則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使小白不當立而糾當立則管仲之不死為非義使糾不當立而小白當立則召忽之死為傷勇聖人比召忽為自經溝瀆之諒而與管仲可為之功則小白糾之長少亦可知矣然公之伐齊納糾也雖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夫納者雖內弗受亦必志於克入而已矣故雖未入國也而至其國焉則書國如楚人納頓子于頓晉人納捷菑于邾是也雖未得國而

入于邑焉則書邑如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今公之納糾也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不能入所以只言公伐齊納糾而已齊雖國也糾雖子也國可以伐糾可以無納伐齊非以復讐也志於納糾而納糾之義又非能終也終於齊人殺之而已以伐則見敗以納則見殺公之恥深矣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或問乾時之戰春秋書之不諱其敗何也曰或謂能與

讎人戰雖敗亦榮也是以不諱然以經攷之則其所以伐齊者非為復讎也為納糾也使乾時之戰而出於復讎之心則此戰為義戰雖敗聖人不之恥若是而曰能與讎人戰雖敗亦榮可也今其所以與齊戰者非為復讎也本與齊大夫謀欲納糾既而伐齊納之而小白已入齊矣公猶不已也遂與之戰是其所以伐齊者本欲納其亡公子以為德是豈有復讎之心哉而或以為雖敗亦榮非矣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或問諸侯失國常名之譚子何以不名或曰譚本無罪也而齊滅之罪不在譚子也故不名然嘗攷之經則其說有未通者案經諸侯被執以歸者未有不名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晉滅潞氏以潞子嬰兒歸蔡公孫姓滅沈以沈子嘉歸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滅頓以頓子牂歸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楚皆名之而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則不名外諸侯之卒未有不名者宋公和卒蔡侯封人卒齊侯小白卒晉侯周

卒皆名之其餘莫不名而秦伯𦬊伯滕子杞子卒則或不名滅而奔者亦名蓋失地之君也名之欲使後人知其為某君也如吴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是也而齊滅譚譚子奔莒不名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不名狄滅温温子奔衛不名由此觀之以歸而書名奔而書名與卒而書名皆一義也其不書者則史失之而聖人不能增之也蓋弦温譚夔皆小國也國小則其紀載或有未備者矣若夫中國之諸侯則其奔而或名或不名不可以是例

論之也執稱曹伯而歸則稱曹伯襄執稱衛侯而歸則稱衛侯鄭衛侯出奔楚不名而歸於衛則名衛侯衎出奔齊名之而衛侯入于夷儀則不名此非紀載之未備也而或名或不名則有義矣葢不名則其位未絕名之所以見其為失地之君也不名所以正其位而名之所以別於二君也又與小國之紀載未備者不同矣或曰譚弦溫子豈非見滅於强國而其位未絕邪曰徐子章羽亦見滅於强國者也豈其位遽絕邪吾故曰失國之

君必名其不名者皆史失之也

宋大水

或問春秋紀災異惟宋特詳何也曰公羊謂何以書及我也且宋去魯甚遠雖大水豈能相及苟及魯魯當自書肯書宋乎穀梁謂為王者之後紀異則杞亦王者之後曷為而不紀耶莊二十年書齊大災豈王者之後哉杜氏云弔則書昭九年書陳災於時陳已為楚所滅則魯何所弔而書之乎黎氏謂春秋詳內而略外故內災

必詳悉而書之而外災則於宋鄭陳衛或各舉其一二以見列國之異也其説是矣然春秋於列國之災間一二見而於宋事為尤詳如雨螽隕石退鷁之類莫不備書非惟大水而已意者夫子雖因魯史以作經亦必博採而孔子祖宋得其事實為尤詳故備録焉其他則因史所書或得其實而後書之不及聞則否

紀叔姬歸于酅

或問紀叔姬之歸于酅或以為娣無歸之理何也曰此

殆不攷經之故案經内女之見於經以其遭人倫之變得書者紀叔姬宋共姬之事為尤詳娣不書歸而叔姬得書歸内女不書葬而叔姬得書葬與宋共姬同詳宋共姬之事者以宋共姬之有賢德也詳紀叔姬之事者亦以紀叔姬之有賢德也宋共姬紀叔姬皆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而其賢德可稱故其卒其葬皆得書之觀聖人之所書而其賢可知矣紀既亡矣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叔姬不歸魯而歸酅以紀之五廟在酅

不以紀亡而廢婦道也魯人高其節義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册悉書夫子存而弗削焉莊三年紀侯大去其國至是叔姬始歸于酅豈紀侯至是而方卒乎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或問案春秋惟主兵則序主兵者為首若盟會則序爵如宋齊衛盟于瓦屋宋陳蔡盟于折是也至北杏之會則序齊於宋之上何也曰蓋予齊以伯也城濮之師序晉侯於齊師宋師之上蓋予晉以伯也曹南之盟書曰

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則齊桓没而伯主之權移於宋也辰陵之盟書曰楚子陳侯鄭伯則晉文没而伯主之權移於楚也黄池之會書曰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則兩伯之辭也故北杏以前諸侯之盟會皆序爵北杏以後則諸侯之盟會序伯主為首北杏以前諸侯有特相會者北杏以後則諸侯非伯主不會矣北杏之會其至者宋陳蔡邾之大夫耳至幽之盟則宋陳衛鄭許滑滕之君也又至葵丘之會則宰周公在會矣然猶未

也至於温之會則天王實狩焉其盛極矣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之盟則有葵丘之盟有葵丘之盟則有温之會矣方伯圖之未興也列國諸侯更相呑噬間有若鄭莊齊僖之流雖能雄長於一時而終未能執伯主之柄天下紛紛莫之統一亦可歎矣雖然人心猶知有周也及伯圖之既興也列國諸侯向之紛紛而無統者今則翕然惟伯主之為聽下以號令於諸侯上以致天王之狩一時氣勢聲燄赫奕中國賴以少事然自是

王命浸微矣聖人之於春秋也固未嘗不與伯主之功而亦未嘗喜伯主之盛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矣夫以齊桓圖伯之初而列國之至者惟宋陳蔡邾而宋陳蔡邾之至者僅以大夫而已以此見伯圖之興雖天下之幸而前乎此者未有此舉今而齊桓一旦驟為之列國諸侯終有疑焉而未信者使當是時而有王者作其不翕然而歸往乎

公會齊侯盟于柯

或問柯之盟齊及魯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曰胡氏曰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恵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荊楚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復九世之讎而春

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邪蘇氏曰始及齊平也公羊於此言曹沫手劍劫桓公以反汶陽之田管仲許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由此著乎天下予以為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浮說而非其實也魯桓之怨不在桓公曹沫無以發其怒一也使曹沫誠以劫得盟如華元子反則春秋要盟不書楚宋之

盟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而不書盟今書公會齊侯盟于柯二也是公羊不足信也魯仲連稱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失地五百里及桓公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拔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三戰所亡一朝而復案長勺之戰莊公始用曹劌以敗齊自是魯未嘗敢戰安得有所謂三戰三敗以兵劫桓公求侵地者乎故仲連亦不足信也

齊陳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或問齊桓之將圖伯也其次于郎則實挾諸侯以脅宋

也會于北杏宋實在焉纔一閱歲而會諸侯以伐宋何也曰左氏以為宋背北杏之會齊請師於周以伐之于理或然春秋之義召盟而後至則曰會盟如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是也召伐而後至則稱會伐如隱四年翬帥師會伐鄭及此年單伯會伐宋是也然則單伯之所以會伐者盖齊請之也齊之所以請師于周者借王命之重以威諸侯也齊桓之興名曰尊王室而北杏之會未幾而宋已背之齊於是請師於周以討之夫會諸侯

而名曰尊王室非誠尊王室也不如是無以為名以會諸侯也討諸侯而必請師於周非誠尊周也不如是無以為名以威諸侯也春秋書曰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三國以春伐宋而單伯以夏會之於以見單伯之會伐特出於齊侯之請勉强而從之是以遲遲而後至耳方伯業之未成也故必假王命而行及伯者之令已行則天下不知有王矣雖然齊率諸侯挾王命以伐宋豈誠得宋之罪哉宋有弑君之賊而齊不能討

陳納弑君之賊而齊不能正北杏之會姑欲諸侯之從
已而已大義所在既已失之則其所謂尊周室攘夷狄
安中國者是徒張其虚聲以竊諸侯之權耳實安在哉
前年之會既逸賊而不之討今年之伐無以為名不假
王命之重則不足以威天下是齊桓之志也此一役也
倘在於北杏未會之前則弑君之賊不接跡於天下矣
惜哉

荆入蔡

或問荆入春秋而首入蔡何也曰蔡邇楚之國也每觀荆楚方强而蔡首被其禍未嘗不歎中國之不振旅諸姬寶盡而莫之問也入春秋以来蔡嘗從王伐鄭則猶修勤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折會于曹則猶交諸侯玉帛之好也伐鄭伐衛伐戴則猶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莘以来五年兩被荆伐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為楚向齊桓稱伯蔡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而後伐宋伐鄭兩會于鄄兩盟于幽會于檉蔡皆不與盖自是

折而從楚矣是故召陵加師僅足以得楚人之屈服而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桓終不得置蔡于盟會也齊桓既没晉文未興楚成抗衡北方則蔡必預十九年楚盟齊則與蔡俱至二十一年楚會盂則蔡復偕至二十七年楚圍宋則蔡復偕至至於城濮之役楚既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黽勉周旋踐土之載書曰晉重耳蔡甲午藏在王國列國皆能道之温之會翟泉之盟猶前志也晉文既没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至文十年厥

貉之次遂執干戈從楚穆為窺宋之謀十五年晉郤缺討其不與新城之盟而蔡猶未郎晉也成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而楚救之晉悼之興列國悚焉以聽命而蔡且安於楚之宇下襄八年鄭欲媚晉而侵蔡獲公子燮而楚復興子囊之師為蔡讎鄭終悼之世亦不能得蔡於盟會也晉悼沒而楚之役蔡常從之襄二十四年楚伐鄭則書曰楚子蔡侯二十六年楚伐鄭又書曰楚子蔡侯二十七年宋之會昭元年虢之會蔡公孫歸生實

序於列國大夫之上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其再伐吳也又書曰楚子蔡侯是中國諸侯其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也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昭十一年楚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矣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矣其冬楚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矣楚虔既沒而蔡廬復封則蔡之存亡興廢皆宅命於楚而中國安得有之乎蔡朱東國之廢置專以費無極之一言而廢君立君楚之小臣得以制之矣蔡昭抱累世之憾以一裘一

珮之徼遭三年拘止之辱沉玉璧以絶楚贄愛子以請晉氣憤而情激亦既轉而從夏矣而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之師不出而楚人圍蔡之師反至柏舉之戰遂使蔡人假手於吴以釋憾楚禍雖深蔡憂未已哀元年楚復圍蔡使蔡人男女以辨疆於江汝之間蔡人傾覆是懼謀徙州来哭墓而還君臣相残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於春秋之後而蔡終為楚所并是則中國諸侯之蒙禍於楚亦莫如蔡之甚也是故蔡之五禍

皆楚為之楚文之執獻舞蔡十年無君則蔡之禍一也楚靈之殺蔡般蔡祀將絶則蔡之禍二也楚費無極逐蔡侯朱則蔡之禍三也楚子常拘蔡昭於南郢則蔡之禍四也楚昭遷蔡於江汝則蔡之禍五也凡此皆楚為之其從楚最先其事楚最厚而蒙楚之禍最甚蔡之始受禍於楚也其見於經則曰荆敗蔡師以獻舞歸蔡之終受禍於楚也其見於經則曰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蔡遷于州来觀蔡人之禍福而春秋列國之盛衰可

觀吳向使當荆敗蔡師荆入蔡之時而齊桓即能救弱蔡以却强楚則蔡不折而入於楚矣向使踐土之後晉伯常如文公之盛則蔡必不舍夏盟而從蠻荆矣向使當蔡昭絶楚從晉之時晉之君能守其先緒而不奪於求貨之臣則蔡不至於假吳以釋憾而卒致州来之遷矣故其始背中國也在於荆入蔡而齊桓不能救其再背中國也在於晉文没而晉伯不能競其終背中國而歸吳也在於晉伯既衰而不能有蔡也讀春秋者寧不

為是而三歎哉

夫人姜氏如齊

或問夫人姜氏如齊聖人備書於冊惡之也齊桓之賢而亦書夫人如齊何也曰在禮夫人之適異國父母在則歸寧詩之葛覃之稱歸寧父母是也既沒則使卿寧哀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是也齊桓之于文姜兄弟也前此已會齊襄其貶不待論而見今襄公既沒又如齊焉夫人之失禮甚矣蓋自襄公既弑

不復如齊魯齊之盟于柯甫及二歲不恤前非復有如齊之舉然齊桓五霸之賢君必能鑒襄之失而正之以大義焉故夫人至是不復如齊而如莒矣

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或問經莊五年郳黎来来朝公羊曰小邾婁也杜氏曰附庸國其後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則郳蓋出於邾也此年三國伐郳杜注云附庸屬宋而叛故齊為之伐郳汪氏曰石氏以為郳有二郳黎来乃是

小邾國而三國伐郳乃宋之附庸郳有二也不知是否

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或問北杏之會先書齊而此年伐鄭與伐郳則先宋何也曰伐郳伐鄭凡以為宋也石氏曰春秋之法會盟先主會征伐先主伐此年先宋與伐郳之義同杜預於此特發例曰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為次范甯同之蓋春秋會盟有以侯而先公者有以男而先伯者衛居陳上而齊桓既伯則後陳蔡居陳下而昭公以前則先衛

鄭大國也而後紀滑小國也而先滕考斯志也豈特以國之小大為之次哉亦以見周衰禮籍之亡諸侯皆以强弱相制班爵上下不以先王之舊法而先後進退皆出於主會之臨時隱公之初滕薛爭長魯人長滕黄池之會吳晉爭先諸侯先晉皐鼬之會子魚一言衛復蔡上澶淵之會良霄先至鄭處宋先如此之類皆非周舊聖人一切因其實而書之以見諸侯之縱恣而王制之敗壞也夫豈純在於國之大小哉乃若虞晉滅下陽先

書虞於宋之會先書晉又皆以示義也

同盟于幽

或問書同盟之義曰案經書盟者一百十二而書同盟者十有六莊十六年幽二十七年幽文十四年新城宣十二年清丘十七年斷道成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十五年戚十七年柯陵十八年虛朾襄三年雞澤九年戲十一年亳城北二十五年重丘昭十三年平丘是也公羊曰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曰同外楚也愚嘗以

意推之竊謂盟而書同固出於諸侯之同欲無可疑者以經攷之齊桓之盟惟再盟于幽皆書同若葵丘牡丘之會則不書同晉文踐土翟泉之盟則不書同至於趙盾新城之盟而後書同自是而後不書同者寡矣蓋齊桓為幽之盟實在荆入蔡伐鄭之後中國諸侯同於懼楚倚桓以為重故兩盟于幽皆書同焉若葵丘踐土之盟則桓文之盛也主是盟者蓋出於桓文之意而諸侯從之故不書同晉文卒而楚益强新城之盟同於懼楚

自是而後楚日以强中國之伯業日以不振故凡中國諸侯之相與盟會者皆倚晉以為重凡皆諸侯之所同欲也惟澶淵之盟不書同則平齊晉也皐鼬之盟不書同則劉子不與盟也故有以主是盟則不書同是桓文主伯之盛也二幽之盟而書同則桓公伯業未盛之時新城以後皆書同則晉伯業漸衰之際凡書同者衆欲之也衆欲則猶未純乎專主盟也說者以為必嘗有異而後書同如左氏所謂鄭成陳鄭服之類是也然兩會

于鄄亦服異也而何以不書同邪或謂殷見曰同同盟之禮蓋天子之禮而齊桓竊之故書曰同然以新城之盟趙盾實主之則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疑亦未至是也吾故曰同盟者同欲也雖然初盟于幽不書公再盟而後書公何也曰是春秋之變文也舉天下而聽命于一邦古未有是而齊首為之魯君為是遲遲而不之往北杏之會魯不之從齊為是盟于柯以懷魯伐宋之師王臣實來而魯不之會再會于鄄宋衛陳鄭皆至而魯不

之會魯東方之望國而周公之祚胤也齊不得魯終不可以合諸侯而魯之君臣猶守先王禮文之舊以為古未有是也是以遲遲焉而不往至于幽之盟則諸侯皆來而魯亦不得以不往矣雖然猶有諱也至於再會于幽則亦不之諱矣荆楚僭王肆行而莫之制不有齊桓倡義以為諸侯主其誰能治之魯之君臣雖欲勿從焉得而勿從之哉是故挾天子以令諸侯桓文之義春秋之所不予也主夏盟以制强楚桓文之功春秋之所不

棄也兩盟於幽而皆書同所以奬齊桓制楚之功也

春秋或問卷八